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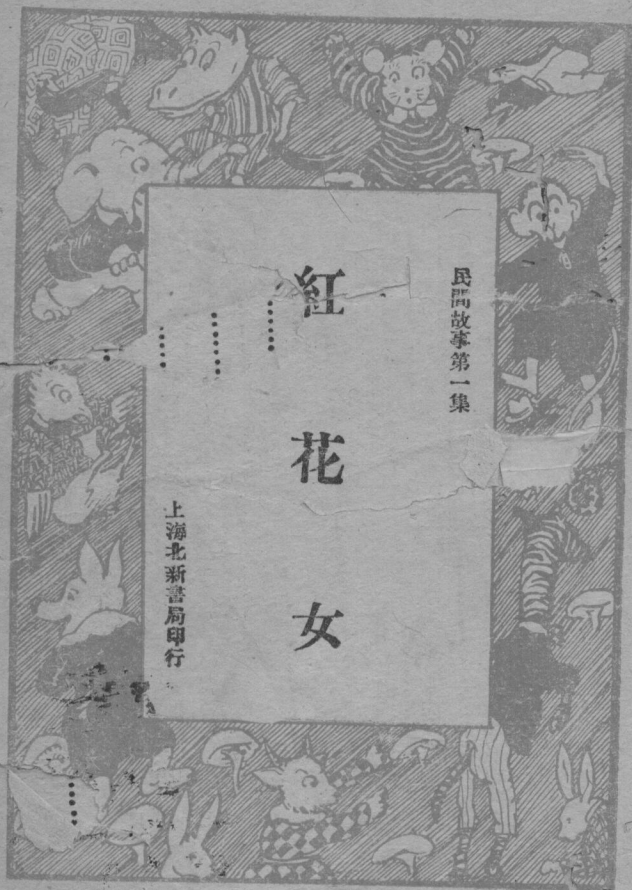
紅花女
林蘭

863
Bx 68

民間故事第一集

紅
花
女

上海北新書局印行



一九三〇年十月初版

一九三一年三月再版

紅花女
售價三角

著者

林蘭

發行者

北新書局

總發行所

上海四馬路
北新書局

分發行所

北平
南京開封
廣州重慶

北新書局

目次

美女攝夫·····	一
紅花女·····	一〇
朱學徒·····	一四
長毛的故事·····	一八
張流剛單人赴會·····	二一
張武蟹·····	二五
小迷糊隻手創幫·····	二八
一個白蓮教徒·····	三三
武生遇險記·····	四二
鑽天鶴子·····	四九

包識貨.....七九

劉羅賊及其妹.....八五

洪門會.....八八

甘鳳池.....九〇

皇命難收回三縣.....九四

江北的賊.....九八

賊的計謀.....一〇五

丁蘭.....一一九

何孝子尋親.....一二二

老人.....一二五

後記.....一二七

美女攝夫

李昇雲

當清初的時候，化縣城南一里多路，有所鄉村，名叫江坡村，村裏面住的人民都姓羅。當時村裏有個小財主監生名喚羅偉，他自小就娶了個妻子王氏，夫婦兩人很是相得。他因家裏產業豐富，所以把那學人進士的念頭，一概置諸度外，在家裏僱幾個工人打理田園，安閒過日。然而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覺間羅偉已是四十多歲了，膝下尙無兒女。他想：『古人說得好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假使我現在死了，豈不要絕嗣嗎！那我就是不孝的人了！』于是他就將這個念頭告訴他的妻子王氏。王氏說道：『我早已那麼想過，但是不知你的意思怎樣？所以未曾對你說知。我常聽人說：

「人望神力，草望春生！」現在我想去求神庇佑我們，生個男子承嗣，不知你的主意怎樣？」羅偉滿口應承，叫她速速地進行。那知事有湊巧，上帝有時也會使人增多迷信。自從王氏往附近各廟拜神求嗣之後，不到兩月，王氏便懷了孕。他們夫妻兩人非常歡喜，及至懷孕滿足十月，王氏果然生下個男子。因為他們愛子心切，所以取名叫做金生。當時村裏的人，個個都向他賀喜，並認這是他們夫妻信神好善的報應。他們夫婦自己也這樣默認着。從此以後，他們日以拜神施舍爲事。過了十幾年，金生漸漸長大，天資很聰明，臉兒長得很漂亮，真是個才貌雙全的少年。他的雙親得了這樣一個兒子，自然也十分歡喜，決意替他娶個有才有貌的妻子。於是召集一班媒人，四出物色一個相當的媳婦。過了幾天，一個媒人回到羅家

報說：『老爺，太太，現在我已代你們物色着個很縹緲的媳婦了。』
羅偉夫妻二人同聲的問道：『真的麼？她是那一家的小姐，你先坐下詳詳細細說來。』於是她一邊坐，一邊答道：『這個女子名叫秋痕，是離開我們四里多路的三里堂村梁材的女兒。當我到他們那裏還沒有說出我來意的時候，他們好像知道我的意思一般，便一五一十的說，金生的人品長得怎樣好，怎樣喜歡和老爺太太們做親戚……至於這個女子的美貌，我這張笨嘴實在是形容不出，老爺太太倘若不信，不妨着人到梁家去看……』當他們說話的時候，金生在門外偷聽着，他聽媒人說到這裏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所以他的雙親還沒有開口，他便撞進門來，對他的父母說道：『爹爹，媽媽，這個婆子說的，你倆到底答……』他說到這裏，兩頰便紅了起

來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羅偉知道他的兒子怕羞，停了半響，乃含笑地問他道：『這頭親事究竟好與不好，你有什麼意思，只管對我們說，不要害羞。』同時媒婆也插嘴說：『相公儘可大大方方說，不要怕羞。』金生那時憶起那些舊禮教來，却悔恨自己不該這樣造次，參預自己的婚事。但是不多一回，又從另一方面想：『這樣雖是不合於舊禮教，但是梁材的女兒才貌性情的好處，我是很知道的。當我十歲的時候，我不是和她常常在那康王廟裏玩耍嗎？那時她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，但是有什麼別的孩子來欺侮我，她總要幫助我的，好像那親生的兄妹一般。現在她雖然長大，想她對我的感情也不會減少吧！我豈可因一時害羞之故，而犧牲了我前途的幸福呢？不如大胆對他們說了吧。』他雖是這麼想，但是他那裏有這股勇氣

將自己的心事對他們說的勇氣，——呢！等到他的父親再四的問他時，他祇低聲的答了個「好」字。於是羅偉就打定主意；一方面叫媒婆去通知梁家，一方面預備聘禮待媒婆回復，然後擇日訂婚。這媒婆聽了，就如風似箭的奔到梁家去，那時梁材正和他的妻子陳氏在內廳對談，她便一五一十地把羅偉的意思說了，他們夫妻正是「求之不得」的，那裏會不答應，於是滿口應承，叫媒婆回報羅家。當時在旁的丫頭聽了，馬上就跑回房裏和秋痕說，她聽得這些，「撫今追昔」，自然也十二分歡喜。那知道媒婆回報羅家後，羅偉因他只有一個兒子，要擇個好日子定婚；又恰好一連幾個月都沒有好日子。秋痕因怕這事過得長久了，有甚別的變故，竟日思夜想的害起相思病來了，每天總是恍恍惚惚的似夢非夢的過日。有一天她夢

見她和金生在一間房子裏並肩在床上坐着，不知不覺的對金生說：『金生哥！我心愛的金生哥！你我現在竟成夫婦了，你也能憶起我們倆少時一塊玩耍的情形嗎？我每一回想起……』說到這裏，就把她櫻桃式的紅唇和金生接吻，金生於是也向秋痕道：『痕妹！是的，只是我那父親不早些和我訂婚，倒要等什麼……』正在難解難分的當兒，却被丫頭走進房來的脚步聲打斷了，醒來原來却是一夢。自此以後，她越想越急，飲食不進地又長長過了幾月。到了羅家來訂婚那一天，她已是不成樣子了，蘋果般的雙頰已變成死黃色了，豐滿滋潤的身體，已是消瘦得骨柴般了。當時她家裏個個都替她担心，果然訂婚後不過十天，她竟一病不起的死了。梁材夫婦不勝的悲傷，只得一方面着人去報知羅家，一方辦理她的後事，羅家

聞得這個消息，自然個個都爲她惋惜。金生聽了更是傷心，好像嬰兒失了慈母一般，羅偉夫婦雖是天天的勸慰他；但是那裏能發生效力！過了不多幾天，他已知道他的未婚妻埋葬在那裏了。於是他就瞞了他的父母，偷偷兒買了個花圈走到坟上去，放聲痛哭一場，整整哭了兩三個鐘頭；哭到最痛苦的當兒，忽然這個坟裏霹靂一聲爆開一條縫裂來，把金生攝了進去。那天晚上，羅偉不見他的兒子在家，又不知他往那裏去了。於是叫些工人四處出去尋找，不過一會兒，那些工人全回來了，個個都說找不着。忽然有個工人說：『我找到秋痕坟上時，看見少爺的衣尾夾在她的坟上，扯也扯不起來，好像築坟時築在那裏的。』羅偉聽了這些，馬上提起他的兩條老腿，一氣兒跑到秋痕的坟上看了一遍，所見的，和那工人所說的——

般無二，於是就使人去通知梁材。不一會兒梁材到了，又照樣地看了一看，便對羅偉說道：『當初築這座坟時，並沒有什麼衣物夾在裏面，現在你少爺常穿的衣服，怎麼會夾在裏面呢？這事真有點奇怪，我們把這墓掘開看就明白了。』羅偉聽他說得很對，於是便叫人動手去掘。那知還沒動手，這坟翻天覆地的响了一聲，又爆開一條大縫來，就連棺蓋也拔了起來。於是，各人的視線全都集中到這條裂痕上去，登時看見金生和秋痕互相擁抱地躺在棺材裏面，接着吻：臉色一點沒有改變。剛好王氏聽了這個消息，也跑來看了，她見她的兒子落到這種田地，自然不免要痛心起來，後來細看她兒子臉色一點沒有改變，於是她就想我現在且把他抱起，看是怎樣，或者還能救得活來也未定。正想上前把金生抱起時，忽然從裂縫裏衝

了一陣陰風出來，括得天昏地黑，各人全都站立不住，同時响了一聲，那條縫又合起來了，不一剎那，天也晴了，風也止了。羅偉夫婦只有一個兒子，見他竟這樣死了，自然要痛哭一場，哭得死去活來地。梁材見了不免也要悲傷，又不得不忍痛去勸羅偉夫婦。但是幾句不關痛癢的話，那裏會發生效力呢！後來勸的人太多了，羅偉夫婦只得忍痛回家去。當時的人見得這事很奇特，便一代一代傳說下來，到了現在還流行着呢！

——流傳于化縣——

紅花女

葉耀衡

從前新會城裏有個女子，嫁了不久，她的丈夫就因病死了。她固然是很難過，但那裏的風氣是這樣，所以她也聽天由命的在男家過活。

那時地方很不安靜，各處的土匪竄起，有個很殘暴的匪首，見他的夥友的妻子十分美麗，因此便問他：

『喂，你的妻子從那裏娶來的呢？』

『是一回在新會城裏捉來的。』他的夥友答。

『真好看，不曉得那裏還有這樣好看的女人沒有呢？』

『她那裏算得好看，聽說他有個同心，比她還好看十倍呢，可

是，紅顏多薄命，她的夫婿早早就死去了。」

這一段平常的話談完了之後，一場絕大可怖的風波也從此開始了。這個野性的匪首，爲了色慾的衝動，便費盡苦心的要來實現他的迷夢。他先使人到城裏去誘惑她；不料一到就遭她的拒絕。他由失敗而生忿恨；他傾盡所有的部下，要到城裏來用武力執行了。他們的聲勢十分浩大，使一般人都失色驚惶，以爲大禍臨頭了；縣兵們忙個不了去關城門：縣令尤其是焦急萬分。

大家以城基爲限相持了幾天，城裏的人們快要絕糧了。後來傳出一個消息，知道這般人馬來的唯一目的，是在于那一個很美麗的青春嬌婦；如果阻止他們，他們便要把全城踏個粉碎。人們聽了，恍惚慶幸得到一個解決的頭緒；但同時也越發起了憂愁與驚慌。

圍城越發危急了。縣令日夜的焦思，沒法的走去徵求那個孀婦的意見。

『喂，現在這個樣子，你去不去呀。』縣令問。

『我不去，無論何人不能污辱我的身和心。』她很嚴正的答。

『我看還是去的好，我們做事有時也應該變通一點的。』縣令再下氣的求她。

『我不。』她仍然是堅持。

『咳！可是你若不去，我們全城的老百姓都要遭劫了！』縣令帶着憂傷的神氣說。

她面色立刻變成蒼白了；苦思了一番，說：

『那麼，請你明天在象山城基上，埋伏點軍隊，我便去哩。』